

五四文学社第五次例会
“霾” 同题诗作汇总（匿名）

2018 年 12 月 8 日 （周六）

一 望着你——.....	2
二（无题）	3
三 霾.....	4
四 雾霾.....	5
五 云中漫步.....	6
六 最后一只蚊子	8
七 今日雾霾，航班延误	9
八 降临.....	10
九 风.....	11
十 向伟大的口罩致敬入门	13

一 望着你——

你初次进来，切下并带走我
心脏里最深的部分。
那一天，你再次进来，
装上你的悲喜。
每次进来，你都带一小块。
分不清那块是你，那块有我。
我不去想，究竟把它藏在哪儿？
你伸来手，递来的快乐
流进我，充盈我，敲打我。
哦，颤抖的诗行，你的馈赠。
望着你，守护你用它雕成的光环，
绘制一座江山，无数个你
进出，无数色彩调成无数种心情。
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霾——
他们用来提纯后制作的黑颜料，想涂掉
有些你，想涂掉我，染黑
你我的血液，给我们重叠的疆域
建一道的墨河。哦，你知道他们
想制造一副赝品，我的维纳斯。
望着你，我只有一个请求：
请望着我，就用你切下的……

2018.11.26

二（无题）

化学楼从东方升起
又隐没。只有灰幕依旧
围墙外地铁口的机器
用齿轮钳住生活，直到我们
成为云端又一组待分析的数据

一个孩子对另一个说：我还没有看到过大海

然而希望已经被覆盖；灯塔徒劳四射
鲸腹内传来水手的歌唱：重金属粒子掩没了白帆
冲下山崖者手中紧握最后的钞票

迎接你的将是腐臭尸骸，在这灰色的死者的世界

2018.12.4

三 霾

有一天我晚上走在北京的街头
路过二十米一个便衣的长安街
迎面走来下了地铁的一路人
第一个人说日本人就是该打打死也不为过
第二个人说澳洲的法律才不会管你是什么名人
第三个人说没想到啊没想到玉女还这么有戏
第四个人说如果他们离婚，我就再也不相信钱了
我不想诅咒也不想嘲讽
我根本不想听他们说什么，拉下口罩为了吃一只包子

地铁里有随手派发的报纸
乌鲁木齐下了黄雪
“整个乌市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提拉米苏”
俯拍镜头里有干燥的糖粉一般的甜味
下面有一万个看不见的张大嘴想吃蛋糕的小孩
他们没吃过庆丰包子
所以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北京

导游带着一队外国人走过去
走过二十米一个便衣的长安街
他们没见过便衣
所以只会觉得那是和他们一样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穿过广场的大照片穿过中山公园
导游说 We are going to see Palace Museum
他们齐声说 Wow
然后一个声音说 that is amazing

有一群小志愿者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
他们是祖国的绿萝
有一个男孩系着红色的红领巾
他站在沾满提拉米苏的路灯下问
“太阳，你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啊。”

四 雾霾

——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行的钱。

也许是一位遥远的印度神灵，
无法设想迦梨陀婆会对它说些什么
或是药叉仙在黄昏中迷了路……
既然习惯了在丛林中窜跳
头发上别着新鲜的南瓜花，
就不知道，在这个阴雨天会遇到什么

一些灰色的颗粒弥散在荷叶上
并把故宫的建筑装扮得像是来自更早，
老年的领袖像在城墙上泛着出土文物的灰色，

两万年后，
遥远的幽州从迷雾中飘来。
你似乎听到能芙蓉国里的诗歌，
歌颂那些在火中倒塌的寺庙
却看不见古人和故都的秋。

木乃伊上的镀金还没有阴干，身上带着烟香
有更多的造反者诞生于手术室里
要把太行和祁连山移走，
看着雪山每个夏天减少一座
（剩余的人们，
在沱沱河和延河里引渡）

此时，从印度的神庙里飘来一位药叉仙
趴在华表的承露盘上，肿胀的肺部吐出白色的蒸汽
揉着酸痛的眼睛说：‘无法设想，
我们的神灵里又多了一个！’

五 云中漫步

整点刚过，推门声
跌落在阶七的一潭沉寂里
灯光的背叛
是为了验证一个预言
只有月光、雪和隔壁的穷书生
会对他们的承诺保持忠诚
走出这道门，好像是走进另一道
又好像是走进最后一小时

为了延续人类的火种
有人被赋予了某种责任
一万多座活火山应运而生
是啊，我直视信号灯
像昨天在梦里掐死一只猫那样
让温柔和暴虐汇聚
撞击 形成一个奇点

双十一过后，体重将持续下降
一只肥猫在墙角窃笑
发展生产力，以评估地球的肺活量
上升，上升；上升，
下降。
正相关创造着更多的负相关
但是我们早就想好了对策
我们有 Biosphere II，我们有上层建筑
我们有最先进的生育政策
（上层建筑有没有烟囱？）

酝酿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某些指数开始飙升
华北平原的海拔即将超过八千米
从软流层到平流层，再到 $+\infty$
直到每一张睡着的脸都戴上笑的面具
attitude depends on altitude
原来哲学离我们如此之近
当世界被按照某种规律改造
总有一天它会
改造这种规律也改造我们

站在八号楼面前，回头看去：
南门邮政所，寄一个小包给日本友人
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
门关着，玻璃窗被隔绝，虽然有灯
黑夜里伸手不见六指
只能借助呼吸阀来延伸视线
老图书馆在喘息，树林，吞噬一切信息
宣传海报，十二楼的发射中心
忽略了人际交往的一条路，中，北，北北
海油大街两平米宽的豪华餐厅
被油烟呛黄了的银杏叶，落了满地
九五广场有人免费发放考研资料
车棚前的回收点，废书废报五毛一斤
三点，澡堂开门迎客，瘫痪的太阳能
近邻宝和三通一达的世纪之争
西餐厅，大盘鸡拌面，答案不唯一的单选题
诗人不参与描述，诗人在奥林匹斯山顶
在八号楼，在总星系的中心
包括 AQI 在内，以上信息纯属虚构
"the world is what I say it is."
哈哈哈哈哈.....
不可笑吗？世界居然是诗人的

谵妄。
奔腾的猛犸象群，踹死一条失业的狗
普罗米修斯展开报复，用烈火
锻造出一个冰河世纪
北漂的胖鱼就新一轮的飞行任务提问：
野马也，尘埃也，何也？

2018/11/13~11/15

六 最后一只蚊子

秋天最后的蚊子，悬浮在
灰泥与朱砂之上
烟草和火焰之间
空调外机隆隆作响
外骨骼在雾霾中，跳起暖和的舞

蚊子的口器劈开，试图钻入
我身体的角质层
那是与我接吻的
一切，所留下的圣疤
无疑，它的凡躯惨败，被时间车裂

铺陈着烟灰的大地
有蚂蚁从砖缝之中生长
同我一起，将秋天最后的蚊子
揉碎，用黑色的孤独冲调，一饮而尽

2018.10

七 今日雾霾，航班延误

十二个梦境堆积，构成尘埃
（你从何处出发？
我在等你归来。）
阴霾包裹飞行器
引擎之中，幻象迭起

平原，平原的大地上无聊充盈
颗粒敲打村庄的铺首，白杨垂死如山

掉进深渊的人们步履瘫软
骨头和街砖架起一座迷宫
（你走丢了吗？
还记得路吗？）
城堡的一角被你装进口袋
眼睛的对比度失衡，消化残冰
别再逗留，画笔已然沉默

北风吹起的时候，你到家
拎着一晚的噪音
那是在戈壁中听过的，是马蹄铁
口罩把行人的呻吟滤净
快去洗澡，把泥土抛起，看经文淋下
在你长着流亡的皮毛之上

2018.12

八 降临

“从我咽喉痛以来，那已经很久了——”
——《挽歌——追悼一个男童之死》

当事物的边界开始相互渗透
霾就开始降临。

日历是一个计数器。
人们总做这样的游戏：
将白色的曲面，置于
口鼻处，再取下。作为对边界的临时补充，这样的把
戏——
但清晨始终无法被一个时针指向。“清晨”，
什么是清晨？这阴影
我站在火边看天使播撒
罪的骨灰——那会是终结吗？

要多霾的霾才能霾出霾的霾？
今天的空气质量：
“适宜呼吸”
紧接着是钢铁和橡胶，
它们迫使我向前
向前！……我看到天使的轮廓，这鬼魅
般的身影，显得如此生机勃勃！
这就是所谓罪恶吗？
我在车轱辘上窃喜着。

这悬浮的时空，这天使
丑陋吗？我想我可以。
我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喊，
提问：“天使有没有道德？”
声音转瞬即逝，黑与白
泾渭分明

我关上门，开始思考
“如何才能忘掉一种语言？”
忘掉一种语言，就如同
隔异一片时空。
我躺下，我感到咽喉发痒。

九 风

关于霾的一首诗
不想写

突然
一夜中间
呜呜呜 呼呼 啦啦啦
在声势浩荡的狂奔突袭中
在天地穹宇的包容广阔中
在旌旗摇动的血色浪漫中
你来了
以不可抵挡之势
摧枯拉朽
令人麻木的恐怖的颗粒的白色
被消灭的干干净净

古色古香 红砖绿瓦的校园
未名湖一池静谧的秋水
我骑着即将报废的没有轧线的破车
狂奔 狂奔 狂奔

我感到了几百公里外西伯利亚高原极寒之地的温度
我嗅到了几千年前古人称之为塞北之疆的气息
我听到了你低沉地话语
奥 是的 自由

自由
我的灵魂走出了我的躯体
被你带着急速盘旋升空
上升 上升 再上升

自由
那无边无际的旷野
自由
那斗转星移的宇宙

自由
对未来的冲动
对希望的渴望
对一切未知的来自心底的仰视
对一切美好的最原始最本真的爱

想像
我的灵魂还在向上 向上
我想喝一口从闪亮着无数璀璨星光的银河中舀起的
一勺琼浆
会不会醉倒?
管他呢
向上 向上
不知道到了哪里
你告诉我
这是宇宙的尽头
这里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一切
甚至没有虚无
那这里有什么?
我问
没有回答

终于 我渐渐的睁开了双眼
我的灵魂从宇宙之极归来
我已然明白
没有一切
就是没有任何禁锢
没有一切
就意味着开天辟地般的创造与新生
高贵的灵魂在熊熊烈火之中创造永恒的时空

似乎是一场梦
但我的身体仍然感觉在上升
旷野 银河 时间 尽头

呜呜呜 呼呼 啦啦啦
呜呜呜 呼呼 啦啦啦
.....

十 向伟大的口罩致敬入门

我不喜欢戴口罩。
这小小的抵触来自小时候
一个反绑着的人，戴着大口罩，
剃光了头，跪在土台上；
他的背后插着的长长的牌签上，
一些汉字，被狠狠打了红叉。
多少年过去，好多时间的果实，
爱情的果实，秘密的果实，
开过窍的，没开过窍的，
都已解体，没留下一丝痕迹。
唯有这被红叉狠咬过的
印象的果实，却一点也没腐烂。
我其实也不反对戴口罩——
我依然记得你摘下口罩，
从冬天的面庞里，突然伸出
热气袅娜的，青春的舌头，
轻轻驯服我的鼻尖的那一幕——
多么沉重而又陌生的呼吸，
就好像只需再加深那么一点点，
那些比蝴蝶的飞吻还轻微的
舔舐，就能压垮整个现实的假面。
我也想过，给真理戴上
诗歌的口罩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但回到现实，
我承认我的确不习惯
戴口罩。毕竟出生在紫禁城边，
我还从未在北京的大街上
见过这么多戴着口罩的人——
迎面走来的，和同向前行的，
几乎没有不戴口罩的，
就好像短时间里，我不戴口罩
显得很特异，似乎是刻意
表演对死亡的无知。
其实，我只是出自本能，
拒绝戴口罩而已。难道你
见过戴口罩的金牛吗。

2016 年 12 月 18 日

